



父亲的东篱

文 / 李汉荣

说起来,我也算是个诗人,性情质朴、诚恳、淡远。古国诗史三千年,我最喜欢陶渊明。南山啊,东篱啊,菊花啊,田园啊,归去来啊,桑树颠啊,这些滴着露水粘着云絮的词儿,在我心里和笔下,都是关键词和常用意象。

可是,翻检我自己,自从离开老家,进了城,几十年来,我没有种过一苗菜,没有抚摸过一窝庄稼,没有刨过一颗土豆,连一根葱都没有亲手养过。几十年了,没有一只鸟认识我,没有一片白云与我交换过名片,没有一只青蛙与我交流过对水田和稻花香的感受,没有一只蝈蝈向我传授民谣的唱法。那些民谣都失传了,只在更深的深山里,有几只蚍蚍,丢三落四哼着残剩的几首小调。

其实,不说别的,就说我的鞋子吧,我的鞋子,它见过什么呢?见过水泥、轮胎、塑料、污水、玻璃、铁钉、痰迹、垃圾,见过无数的、大同小异的鞋子吧。

从这阅历贫乏的鞋子,就可以看出我们有多么贫乏,就可以看出我们离土地、离故乡、离田园,离得有多么远,我们离得太远太远了。

我一次次钻进《诗经》里,寻找公元前的露水和青草,绿化、净化和湿化一下我龟裂的心魂;有时就一头扎进唐朝的山水里,吸氧,顺便闻闻纯正的酒香,在李白们的月夜走上几个通宵,揣上满袖

子清凉月光,从唐朝带回家,在沉闷办公室里,也放上一片清凉和皎洁,用以清火消毒,解闷提神,修身养性。

这些年,也许年龄渐长的原因,“拜访”陶渊明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事,动不动就转身出走,去渊明兄那儿,在东篱下,深巷里,阡陌上,桑树颠,有时就在他的南山,靠着一块石头坐下,久久坐着,一直到白云漫过来漫过来,把我很深地藏起来,藏在时光之外。

我以为这就不错了,觉得也在以自己的微薄心智和诚恳情思,延续着古国的诗脉和诗心,延续着田园的意趣和意境,延续着怀乡恋土的永恒乡愁。

直到二〇〇一年初夏的一天,我才突然明白:我的以上孤芳自赏、不无优越感的做法和想法,只是我的自恋,带着几分小资情调和审美移情的自恋,这自恋被一厢情愿地放大了,放大成了竟然关乎诗史、文脉、乡愁的延续了。

为什么是在那天,我才突然明白这些呢?

那天下午,我回到老家李家营,立夏刚过,天朗气清,小风拂衣,温润暖和,我沿麦田里的阡陌,横横竖竖走了一阵,其实,若是直走,一会儿就到家,我想多走一会儿田埂,所以,横的、竖的阡陌我都走了个遍,横一下,竖一下,就在田野里写了好几个“正”字。因为我的父亲名叫正德。然后,我就

到了家。

走进老屋院子,看见父亲正在维修菜园篱笆。他用竹条、青冈木条、杨柳树枝,对往年的篱笆进行仔细修补。菜园里种着莴笋、白菜、茄子、包包菜、芹菜,一行行的葱和蒜苗,芥菜算是乡土野菜,零星地长在路坎地角,像是在正经话题里,顺便引用几句有情趣有哲理的民间谚语。指甲花、车前草、薄荷、麦冬、菊、扫帚秧等花草,也都笑盈盈站在或坐在篱笆附近,逗着一些蛾子、虫子、蝴蝶玩耍。喇叭花藤儿已经开始在篱笆上比画着选择合适位置,把自己的家当小心放稳,揣在怀里的乐器还没有亮出来,就等一场雨后,天一放晴,它们就开始吹奏。

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,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。但是,此刻,在这里,在人境,结庐的,不是别的哪位诗人,是我父亲,是我种庄稼的父亲,是不识字、不读诗的父亲。但是,实实在在,我的不读诗的父亲,在这人境里,在菜园里,仔细编织着篱笆,编织着他的内心,编织着一个传统农人的温厚淳朴的感情。我的不读诗的父亲,他安静地在人境里,培植着他能感念也能让他感到心里安稳的朴素意境。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当然,此时正值初夏,还不是采菊的时候,菊,连同别的花草和庄稼,都刚刚从春困中醒

来不久,都刚刚被我父亲粗糙而温和的手,抚摸过和问候过,父亲还在它们的脚下轻轻松了土,培了土,以便它们随时踮起脚,在农历的雨水里呼喊和奔跑。而当到了删繁就简的秋天,夏季闷热的雾散去,头顶的大雁捎来凉意,我的父亲也会在篱笆边,坐在他自己亲手做的竹凳上,面对村子边漾河岸上的柳林,向南望去,他会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青山,正朝他走来,那是巴山,我们世代代隔河而望的南山。

我突然明白了:我的不识字的父亲,正是他在维护陶渊明的“东篱”。

而我呢?我读着山水之诗,其实是在缓解远离山水的郁闷,同时用山水之诗掩护我越来越远地远离山水。

我写着故园之词,其实是在填补失去故园的空虚,同时让故园之词陪着我越来越远地告别故园。

我吟着东篱之句,其实是在装饰没有东篱的残缺,同时让东篱之思伴着我越来越远地永失东篱。

于是,在那天下午,我无比真诚地感激和赞美了我的父亲。

是的,是的,我那不识字、不读诗的父亲,他不知道诗为何物,他不知道陶渊明是谁,但是,正是我的父亲,和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无数种庄稼的父亲们,正是他们,一代代的父亲们,延续和维护着陶渊明的“东篱”,延续着古国的乡愁和诗史……

老街的记忆

文 / 段思婧

烟雨迷蒙的季节,我回到这古朴的老街。短短几百米的石板路,承载着数不清的沧桑。漫步在光滑的青石板上,我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。

当红日刚刚探出脑袋,老街总是微闭着半醉半醒的眼睛,从容地迎接每一个鲜活的早晨,阳光毫不吝惜地洒满一地,老街丢下一道长长的影子;当大雨咆哮,雷声怒吼,哗哗的雨水一滴滴从锯齿状的屋檐末端落下,在墙角溅起一朵朵跳跃的水花,然后顺着板间的勾缝流走……

邻里街坊早起的是那些忙农活的大人们,此时他们大多从田间回来,烟火顺着各家屋顶瓦隙袅袅升起,风一吹,歪歪斜斜带着几分醉意。随后熟悉的吆喝声便开始此起彼伏,“卖早糕嘞”“卖豆腐脑”……那浓重的乡音从街头传到巷尾,有时悠长的一声,也会惊起熟睡中的孩童,他们爱睡懒觉,这时他们也会赶紧起床,揉揉惺忪的睡眼,来不及回味夜里甜蜜的梦,便拉着妈妈买糕点美食去了。

老街那青砖旧房,墙体斑驳,颓败的纹理依稀可见,陈旧的木门上,早已褪色的“除旧迎新”对联还在,幽静的木屋子,深锁着满院的旧时光,锈蚀的门把似乎还残留着祖辈掌心的温度;窗子是木头做的,颜色深得有些微微发黑,窗的上方精心雕刻的花纹还是那么经典。冬至后,挨家挨户的窗台楼阁,晾晒的家常腌味腊肉也算是老街的一道风景线了,这时的老街,好像一张泛黄的旧照片,在温热的日光下,仍闪烁着古朴的活力。

檐角的阳光在一寸寸往下移,老猫在暖阳下打着盹,小狗在撒着欢,当年,每当大人去上工,老街就成了孩子们嬉戏的乐园。我们在这里抽陀螺,打纸板、跳屋子,踢毽子、下棋,每每不亦乐乎。肆意玩闹的我们兀自欢欣,我们才懒得品读老街的过往。

当夕阳的余晖抚摸着街口的石阶时,一条条板凳从各家搬了出来,吃晚饭的人们端着大碗坐着边吃边聊,稍晚点的提着水桶拐过街角,往猪栏走去,孩子们或仰头数着满天繁星,或哼唱着朗朗上口的童谣:“月光光,紫光光,星儿崽,坐前堂,老街口,话家常。”有时不远处焚烧秸秆的烟雾飘向老街,头上几只夜鸟飞过,发出归巢的欢叫声,此刻母亲也会唤着我的乳名,喊我回家吃饭。

长长的老街,没有喧嚣闹市的浮华,沧桑老街,古风犹存,它留存的那份空灵依然如一幅意境深远的古画。晚风带着丝雨在徘徊,温润的青石板光影斑驳,我的思绪在朦胧的烟雨中渐行渐远。岁月静谧,流年无语,老街温和慈祥,恰好可以安放一颗安然的心……

后花园

文 / 佚名

不是最近去那边学车,我还没到过五里的后花园,以前只是听人说过,那里是如何的有特色,青山绿水环抱,有鸟语花香之美,有鱼欢菜绿之色,有闹中取静之感,有农家美味之觉。我去的时候,这座曾经名噪一时的休闲农庄早已没有想象中的气势,门楼已经油漆斑驳,只是那副楹联很对我的口味:利锁名缰谁人能识农家乐?花香草绿此处可除都市尘。

进得门去,楼台馆亭都已关闭,门庭冷清,行人寥落,只是山还青黛,

水也清澈,鸟雀在林荫鸣唱,鸭群嬉戏在水中,不时有鱼儿泛浪,鸡犬相闻,农家韵味还是很浓。与这些鲜活景象对比鲜明的是那些掩映在绿树从中的休闲屋、按摩室、麻将馆、宾馆酒吧,因为无人光顾,都是蛛网缠绕,一片死寂。看来,都市文明和乡野生态还是难以和谐共处,农庄是属于静谧的,硬要塞进一些闹哄哄的歌舞升平、觥筹交错的酒精比拼、通宵达旦的麻将扑克鏖战,一下就将田园乐趣谋杀得干干净净,只是,繁华过后总是归于平静,

山无言,水无声,后花园在喧闹中迷失了几年,终于又归还了它的本真。

庄园的主人还是有些文化素养的,将它命名为后花园,是不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后花园?我无从考究。余秋雨先生在《江南小镇》中一段话很精辟地概括了现代人的田园情结:“当代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它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,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、人事喧嚷、滔滔名利、尔虞我诈立时净化,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,

不久,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,流连忘返,可惜终究要返回,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”。只是能找到这样一方净土吗?还有,都市生活的诱惑如此强大,又有几个能斩断万千俗务归隐田园?后花园,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。

后花园,一座寂寞的庄园,坚守着那一片残山剩水,看花开花落,望云展云舒。看到你,我唯有一声叹息。

